

山野风物

暮色漫过天际之时，我总爱踱向南桥。此地游人如织，人声喧闹，我却不为喧嚣而来，只为凭栏伫立，沐一江晚风吹拂，凝望那动人心魄的粼粼水光。

岷江自雪山奔涌而下，滔滔流至此处，被离堆擎为内外二江。行至南桥脚下，桀骜的浪涛已然敛去锋芒，如同驰骋千里之后归于缓行的骏马，从容逶迤。桥畔古旧路灯静静矗立，2003年秋日，我初来此地，它们便已是这般模样。灯罩蒙着经年沉淀的薄尘，昏黄光晕温润柔和，恰似杯中焐热的熟蛋黄，将人影忽而拉长，忽而揉碎。二十三载岁月流转，灯火依旧，岁岁长明。

那年深秋，我以人才引进的身份自巴山深处的通江奔赴都江堰，背负一卷铺盖、两箱书卷，辗转茶店子车站，再乘三轮颠簸，一路抵达十局学校。老城边缘，红砖青瓦错落，梧桐浓荫蔽日。初来的夜晚，我寄居红庙巷一间普通旅店，窗外并无繁丽霓虹，唯有蒲阳路的路灯在沉沉夜色里明明灭灭，恍若倦人惺忪的睡眠，又似乡居灶火之中将熄未熄的余烬。这便是堰城赠予我的第一缕微光：微弱，却执拗坚韧，一如这座城市的秉性，温润平和，骨子里自有一份不屈的倔强。

彼时人们仍习惯唤它旧名“灌县”，带着老城独有的烟火底色。天色熹微，街边肥肠粉馆便已燃起蜂窝煤炉，白雾裹挟花椒辛香，漫过青石板街巷。赶集乡民肩挎竹篓，筐中盛着时鲜蔬果、新榨菜油，穿行街巷，高声寒暄。老茶馆内，盖碗茶相碰叮当作响，人们闲谈世事，从市井生计聊到儿女前程，直至日影西斜仍意兴未阑。这

池塘是极美的，尤其在晴日里。

我每每走过那方小池，总不免要驻足片刻。池水澄澈，映着天光云影，竟比天空本身还要生动几分。天是静的，云是动的，而水中的天与云，却是在动静之间徘徊，既非全然静止，亦非一味流动，只是随着水波微微荡漾，仿佛天地间最温柔的低语。

池边生着几株垂柳，枝条拂水，点起圈圈涟漪。涟漪缓缓地荡开去，将水中的云影揉碎，又慢慢拼合，竟似有生命一般。柳叶间偶有蝉鸣，声音穿过枝叶，落在水面上，竟溅不起半点波纹，只是悄悄地沉入水底去了。

池中游着几尾鱼，时隐时现，倏忽往来。它们似乎不急于觅食，只是悠游自在地摆尾，将水中天光云影搅乱，又任其自然平复。鱼儿游过之处，拖出一道浅浅的水痕，转瞬即逝，仿佛从未存在过。

池水并不深，却映出了整个天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原来不必远求，只在这一洼清水中便可得见。天光云影在池中交相辉映，恍惚间竟分不清何为真实，何为倒影。或许本无区别，天上水中，俱是造化之功，皆是大自然的杰作。

有时微风过处，水面起皱，将天光云影揉成一片碎银，闪闪发光。那光景甚好看，叫人舍不得移目。待风止水静，一切复归原状，天空仍是那片天空，云仍是那朵云，池塘仍是那个池塘，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然而观者心中，却已留下了风的形状、光的足迹。

池塘之美，不在其大，而在其容。容天容地，容光容影，容鱼容草，更容过客匆匆一瞥。它不言不语，却道尽了天地间的奥秘；它不争不抢，却拥有了整个宇宙的倒影。

我终是要离开的，而池塘依旧在那里，映着天光云影，静待下一个驻足的人。

锦里侃山

建安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同为文坛核心人物，二人文学观念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人生境遇、思考侧重不同而形成明显差异。

在对创作主体——文学家的认知上，二人都重视作家个性才情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性意义。曹丕于《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认为作家的气质禀赋直接决定作品风貌，才性和个性是形成文学风格的根源，“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点明不同作家各有所长，擅长的体裁、题材各不相同，正是个体气质差异使然。这种以作家才性论风格的批评视角，体现出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洞察。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19 期

份未经雕琢的热闹，恰似田埂野菊，肆意盛放，质朴鲜活，不事矫饰。

我在十局学校执鞭授业，日子平淡而踏实。清晨赴市集，两块钱购一把空心菜，煮一碗素面，滴几滴香油，便足以慰藉朝夕。周末便骑上单车，载着尚读小学的儿子去往青城山。山道迂回，山林间漫溢草木清芬。那时我以为，自己终将如树木一般，将根须深深扎进这片土地。

2009 年秋，开学季如期而至，我从十局学校调入都江堰中学。不过数公里路途，却见证了这座城市跌宕起伏的历程。新校园楼宇疏朗，道路开阔。立于窗前，恍然如梦：少年同学已安坐窗明几净的教室，阳光落满课桌，错落的光斑亦是微光，映照出一座城于废墟之上挺立的脊梁。我依旧教书，依旧烟火度日，只是眼中山河，已然焕然。

岁月流转，都江堰日貌换新颜。二王庙飞檐修葺如故，伏龙观香火袅袅不绝。山下城池万象更新，大道通达，绿树成荫，“三遗之城”的美誉声名远扬。身负这份荣光，小城并未矜傲自持，反倒将烟火日子过得愈发从容厚重。

如今我常于清晨漫步离堆公园。看老者习练太极，招式舒缓，时光仿佛在此缓缓流淌；看年轻母亲推着婴孩穿行银杏林下，金叶飘落蓬车，稚子伸手捕捉，笑语清亮。没有宏大叙事，唯有岁月安然。青城山下的茶馆，多了几分雅致，竹椅换作藤椅，

茶点精致，而茶客谈天的嗓音依旧爽朗，一壶清茶数度续水，便消磨半日光阴。土俗与雅韵相融共生，正是都江堰最动人的气质：承袭两千年文脉，亦不脱离市井烟火，坦荡自在，落落本真。

真正的堰城，藏于细碎的人间细节里。老巷之中青瓦白墙，藤蔓攀墙，邻里共享的兰花静立墙隅，花开则满巷馥郁；夜市摊点增设油烟护罩，烤匠翻炒食材，动作娴熟，如同农人躬耕稼穡；古城牌坊之下，卖豆花的大娘摆了一个收款二维码，旁侧斜插一束野菊，灿灿生光。这些微光细碎不耀目，却真切滚烫，构筑起一城的精神底色：这份安稳，不是坐等而来的馈赠，是双手耕耘出的踏实，是日复一日沉淀出来的人间滋味。

都江堰的幸福，藏在南桥晚风的烟火里，藏在灵岩寺秋日的红叶里，藏在市集摊贩递来的一把青葱里、藏在孩童放学路上轻快的脚步里。这座城，因水而生，因堰得名，不必仰望，亦无需俯视，只宜平视相待，如同面对一位相交已久的老友。今夜，我再度伫立南桥。古旧路灯依旧明亮，与两岸霓虹、江中倒影交相辉映。岷江清冽，奔涌不息。小城安然静卧于青山碧水之间。微光汇聚成炬，照亮寻常巷陌的烟火；流水脉脉，滋养一代代人勤勉而知足的岁月。

这便是都江堰，一座踏实而温热的幸福之城。不喧哗，自有回响；不张扬，自有芬芳。

醉恋八桂山水间

赵爱萍(四川)

再赴漓江，我方真正读懂它撼动人心的神韵。一幅水墨长卷徐徐铺展于天地之间，目遇山河，心神荡漾，反倒归于静默。青峰拔地而起，临水而立，一江碧水蜿蜒紫回，缠绕万千峰林。江面波光潋滟，山影沉落水底，峰峦随水波轻轻摇曳。如今江上不复昔日舟楫浩荡，没有汽笛喧嚣，也不见摩肩接踵的游人。洗尽尘世纷扰，漓江褪去浮华，素面而立，这份本真的模样，叩击我的心底。

这一回，我邂逅了漓江最本真的容颜，薄雾轻笼，如披薄纱，遗世而独立。

水映群山，山抱流水，我已然分不清，究竟是水栖于山中，还是山浸于水里；说不清是山借流水而灵秀，还是水因奇峰而瑰奇。山水相融，浑然无间，一派安宁静穆，叫人陶醉忘归。满目皆是青山碧水的倩影，心底盛满遇见大美山河的欢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般感受，尽在无言的凝望之中。

古往今来，桃花源承载着无数人精神的向往，它仿佛远隔尘寰，却又常驻人心。此番游历广西，步步皆遇佳境，恍然闯入心中的桃源。山明水净，田畴阡陌交错，绿树掩映白墙，鸡犬之声隐约相闻。

自南宁奔赴明仕田园，沿途览尽十万大山。座座峰林如散落大地的绿珠，大小错落，玲珑多姿。峰峦线条柔和婉转，三五相依，疏密有致，看似随性铺陈，实则尽显造化匠心。

抵达明仕，骤雨初歇。山水之间浮起袅袅晨雾，云烟漫卷，平添几分缥缈空灵。远山如染黛色，近水笼于轻烟，淡墨浅晕，遗世悠然。只是云雾遮蔽，我所见只是它沉静温婉的一面，不禁暗自遐想，待云开雾散，天光

遍洒之时，又该是何等光景。那时的山水，应当如同二八少女，眉目清朗，明眸漾波，明媚而鲜活。我心中满怀期许，盼望着与这般明媚景致再度相逢。

久闻德天瀑布盛名，从前只觉它遥远缥缈，仿佛是悬于国境边上的一幅画卷，未曾想竟有幸亲身奔赴其侧。人生世事本就充满际遇，冥冥之中，引我们奔赴一场又一场未知相逢。

德天之美，远近各有风情。远观，山水造化，气象天成；近临，则飞珠溅玉，水雾沾衣。既有雷霆奔涌的气势磅礴，又兼具岭南山水的温润灵秀，堪称人间胜境。

青秀山，亦是我心中至美的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繁花灼灼，姹紫嫣红，满目旖旎。漫步林间步道，湿润清冽的草木甜香扑面而来，沁入肺腑，几欲令人沉醉。游人寥寥，我独自寻幽揽胜，深入雨林深处，竟邂逅一方幽寂秘境。一泓碧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荷花亭亭净植，宛如幽居深闺的佳人。我如同贸然到访的过客，无意闯入这一方清静，虽是惊扰了一池安闲，却收获了一场最美的不期而遇。

时常怅恨自己文笔拙钝，难以描摹出大自然钟灵毓秀的万般风华。世间山河丰盈深邃，若不能体察这份大美，便无从心生热爱；倘若缺少这份热爱，便是人生莫大缺憾。

在此行之中，我终于明晰心灵归向何处，心底生出前所未有的渴望，想要奔赴山野，亲近自然。生命宏大的呼吸，就蕴藏于这一山一水之间，山河声声向我发出呼唤。我想去眺望，去体悟，去深爱，流连于青山碧水之间，久久不愿归去。

心向广宇，山海寻远。

锦里诗苑

风景依旧(组诗)

林钊勳(北京)

半块月亮

河流抵达的地方
并不是我故乡的全部
飞鸟勾出的天空，睡在我
的躯体里，只有芦苇
静静地抚摸着我的童年

那里有我追逐过的野鸡
有鱼虾和泥鳅
也有半块月亮

想起母亲呼唤我的乳名
我越过小溪
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
问我要去哪里

新的雨季

窗外还下着雨
屋檐上的句子不是鸟鸣
是回忆起的往事
顺着脚下的石阶蔓延

我不再回忆江南
远处的村庄是静静的
几只麻雀平息了眼前的日子
绿色的波浪随山脉起伏

我照见了自己的模样
像母亲叮嘱的那样
眉眼之间的雨季，平静而陌生

远去的村庄

炊烟描述着晚风的样子
飞鸟掠过丛林
带走了最后一片夕阳

村口的影子依旧清晰
远处的田野是无可忘却的痕迹
路灯悄然亮起
那些狗啊，猫啊，都安静了

父亲坐在石碾子上
像一粒干瘪的稻谷
渴望着雨季
山影渐渐模糊
月光停留在石阶上
草地里遍布会说话的星星

山中遇雨

人声消失在树林中
巨大的枝叶更加茂盛
从一滴雨水开始，越来越大

顺着树干，雨水流入树木内部
途经石头，有纹理的部分
更加圆润，那是时间的痕迹
受季节影响。整座山都是镂空的

鸟儿鸣叫稀疏，巨大的雨声
遮盖住一切，那些开了
花的灌木。有更多的雨水流入
空气逐渐稀薄，经过肺部
能够感受到绿的味道

苔藓，在暗处秘密生长
植物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
我们也属于生长的一部分

月光涌了过来

昨夜的雨，回到故乡
它还是新鲜的模样
老树有了新芽
也有了新的鸟窝
湖面上是静静的黄昏

几声淅沥的蝉，没有多么嘈杂
树影遮住了我的眉眼
空荡荡的长椅上还是潮湿的
比起宽阔的河
悠长的鸟鸣更让我感到恍惚

我无法推开那扇旧的门
我想更轻松地入夜
可那些清冷的月光涌过来
淹没我，我却无法停止呼吸

时间之尘(组诗)

郭静(宁夏)

白玉兰

万朵花丛中
没有我要找的白玉兰
她在宁静的一隅
撑开独自的花瓣
她单纯，不拖泥带水
像被人托在掌上的一盏灯
不媚眼，不粉饰
没有什么
可以惊扰到她
我的夜晚如此宁静
摊开的书页上
落着一片玉兰花瓣
我把书轻轻地合上
若干年后，再次打开

她的白，单薄而纯粹
像生活，保留了最初的底色

不易察觉

有些变化是不易察觉的
同样是一把椅子
坐着时是孤独，离开后
是牵挂。半杯水蒙上水尘
经历过徒劳无功的塑形
一朵花凋落之际，会溢出
残败的气息。天空的蓝
不会因云朵飘过
而停止细微的荡漾
我悄无声息地从你身边离开
要多久，你才会发现
爱有时会成为负担

时间之尘

你看到的，是一杯凉茶
它被遗忘在桌上太久了
透明的玻璃杯中
水线悄悄下降，而茶色更酽
像是沉淀了太多的苦涩

结果

电话又一次忙音，我心里
突然一阵轻松
是悄然退场的时候了
再也没有我牵挂的了
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牵挂
就这样了，河水
有时也会中途干涸
什么样的结果，都不意外
我们走在各自的路上
你染一指花香，我挽秋风一缕
两个影子在无意间靠近时
又瞬间挪开

风干

我不添水，插在瓶子里的花
会慢慢风干
它们是红色的玫瑰，黄色的百合
和火苗一样的郁金香
这并不意外，它们相互接纳
为爱，让出隐喻的部分
即使枯萎，也不背离意义
孤芳自赏，浓缩的色彩
像在尽力挽留着什么
相对于腐烂，它们的风干
似乎在印证某种假设
——爱到此为止
没有伤害，只有遇见

秧针与旧弹壳

——写给警察父亲

胡裕富(广东)

晨雾漫在青塘的田埂
露水还未干
他立在水田中央
像一枚未拆封的弹壳
他依旧练习匍匐——
只是把枪，换成了田垄
他数着秧针，校准腰弓的弧度：
一株，两株……
直到整片稻浪

平凡

李子怡 石祥瑞(浙江)

檐下滴着水珠
灶台煮着黄昏
没有聚光灯
就把柴米油盐
熬成一碗不声不响的汤
看清了生活的底色
依然把清晨
过得热气腾腾

西途三赋(组诗)

邢紫烟(北京)

霜峦织影

千堆雪，万仞山
茫茫草原，野犊冲寒
马踪断续隐云烟
一顶笠，半匹绢
竹墟烟起，蜡染流丹
火塘温酒话丰年

沙隅羌歌

千行鹭，万里远
胡杨分株，羌管无情
晨光驼铃印沙浅
两叶舟，三生缘
芙蕖并蒂，琵琶有心
泛夜菱歌映月圆

箐壑层澜

双峰峭，一江湍
鹰击长空，猿攀危崖
索桥横贯雾中山
五色土，九重田
青箬笠下，银锄舞欢
云开叠黛染碧澜